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
第五十三回 王明計進番總府 王明計取番天書

詩曰：何處名僧到水西，乘舟弄月宿涇溪。

平明別我上山去，手攜金策踏雲梯。

騰身轉覺三天近，舉足回看萬國低。

謔浪肯居支遁下，風流還與遠公齊。

笑殺王明無遠見，迷邦懷寶不堪提。

卻說國師老爺點兩點頭，心裡想道：「中生好度人難度，寧度中生莫度人。王明這廝上山不打緊，騙了樵夫，得了寶貝，見了關聖賢，借了力氣，學了刀法，他只是說謊，不肯承招。不免再問他幾聲，看他怎麼？」又問道：「王明，你昨夜在哪裡安歇來？」王明道：「不覺的天色昏黑，就在草地上權歇一宵。」國師道：「你睡著草裡做的好夢麼？」王明看見國師問得有些古怪，半會兒不敢開言。國師又趕他一句，說道：「你今日早上舞的好刀麼？」

王明只見扞實了他，連忙的跪著磕上兩個頭，才不敢說謊，把昨日一日的實事，昨夜一夜的實事，細說了一遍。國師道：「你的草在哪裡？」王明雙手遞上來。國師看了一看，說道：「你好意收了，這是你防身的寶貝。我告訴你罷，你成家立業，顯祖榮宗，封妻蔭子，改換門閭，一條金帶，都在這根草上。」王明聽見國師許他一條金帶，他心中暗喜，說道：「若只是條蒙金帶，是副千戶，吃三石八斗米；正千戶，吃四石二斗米。若還是條光金帶，就是指揮僉事，吃五石八斗米；轉一個指揮同知，就吃六石二斗米。若是天地可憐見，掙了一條起花金帶在腰裡，就是指揮使，就吃八石四斗米。若還該我的時運到了，指揮有功，就升一個游擊；游擊有功，就升一個參將；參將有功，就升一個副總兵；副總兵有功，就升一個掛印的正總兵。到了正總兵，上去就易了。若是福分雙全，一轉就是都督；都督一轉，就做伯；伯一轉，就做侯；侯一轉，就做國公。做了國公，擺開頭踏來，撐起大傘來，抬起四人轎來，好不維持也！」心下正在歡喜。

國師老爺又叫軍政司取過酒來，賞王明三杯酒。還不曾到手，只見藍旗官報道：「番將討戰。」國師道：「王明，你敢去出陣立功麼？」王明道：「小的去得，只有一件不敢去。」國師道：「怎麼去得，又有一件不敢去？」王明道：「小人的本領是去得，只因沒有披掛，這一件不敢去。」國師請元帥給與他披掛。元帥道：「披掛是將官的威風，怎麼少得？」連忙的取一副披掛與他。王明頂盔擗甲，披簡懸鞭。自古道：「人是衣裝，佛是金裝。」王明裝束起來，出一馬，就是九里山前楚霸王，喝一聲，就是灞陵橋上張翼德，哪個不說道好一員將官！

國師道：「王明，你還飲過了那三杯酒。」王明舉起杯來，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小人去不得了。」元帥道：「軍中無戲言，怎麼一會說去得，一會又說去不得？」王明道：「元帥在上，豈不聞單絲不線，獨木不林？小的一個人怎麼去得？」元帥道：「我這裡少不得與你一支人馬，放三個大炮，吶喊三聲，助你的威風，要你像個指揮把總行事。」王明道：「二位元帥老爺固是抬愛小的，只是這一干軍士，都是小人的班輩，他豈肯聽小人調遣？萬一威令不行，亂了軍法，連小人的性命也難保了，反不失了元帥的大機！」老爺心裡想道：「此人雖是一名小軍，倒有幾分機見，不可小覷於他。」說道：「王明，我這裡欲待築壇拜你為將，沒有工夫，欲待實授你一個官銜，猶恐人心不服。」連忙的把一口寶劍響一聲，抽出鞘來。真好一口劍：昆吾鐵冶飛炎煙，紅光紫氣俱赫然。良工鍛鍊凡幾年，鑄得寶劍名龍泉。龍泉顏色如霜雪，良工咨嗟歎奇絕。琉璃玉匣吐蓮花，錯鏤金環生明月。

老爺提起劍來，說道：「這口劍是萬歲爺親賜我先斬後奏的。我如今權時交付與你，倘有一名軍士不聽你調遣者，一劍就撇下他的腦蓋骨來。」自古道：朝中天子三宣，閫外將軍一令。但得一朝權在手，等閒便把令來行。

王明得了寶劍，領了一支人馬，一聲信炮，吶喊三聲，一直殺將前去。番官看見南陣上擁出一彪人馬，門旗下坐著一員將官，就高叫道：「來將留名！」王明心裡倒好笑：「只是這『來將留名』四個字，就羞殺我也，怎麼好？」自古道：「時來風送滕王閣，運去金鐘撒碎聲。」王明一會兒福至心靈，應聲道：「吾乃大明國征西統兵招討大元帥鄭爺麾下大將王明。」說了這一聲不至緊，連眾人都服了他，都說道：「莫錯認了王克新，盡好拆拽哩！都督也是大將，元帥也是大將，都司、參將也是大將，這如今長官也是大將，王克新卻不是好拆拽哩！」王明高叫道：「你是何人？」番將道：「吾乃撒發國國王駕下總兵官圓眼帖木兒的便是。」王明道：「生擒我南朝三員大將可是你麼？」帖木兒道：「然也，就是。」王明大怒，罵說道：「番狗奴！敢如此無禮！」舉起刀來，分頂就砍。帖木兒手裡一張大斧，急架相迎。兩家大戰，殺做一堆，砍做一處。

南陣上軍士哪一個不說道：「王克新果好一段本領。」哪一個不說道：「王克新不是國師薦他，卻不埋沒了英雄豪傑！」帖木兒也看見王克新刀法厲害，無心戀戰，虛晃了一斧子，竟敗陣而走，王明連忙趕下陣去。左右都說道：「此人專用妖邪術法，我們不要趕他。趕他不至緊，怕吃了他虧。」王明一者是個初生兔兒不識虎，二者個乘勝長驅不用鞭。不聽左右勸解，一任的趕他下去。可的帖木兒又拿出一個甚麼寶貝來，敲了三下。王明頂陽骨上一會兒就走了真魂，翻下馬來。番陣上一聲梆響，一伙番兵番卒蜂擁而來。王明看見不是頭勢，拿出隱身草，就不見了王明。帖木兒說道：「可怪，可怪！一行看見掉下人來，怎麼一行就沒去尋處？」

南朝軍士看見王明落馬，看見番兵番卒蜂擁而來，只說是拿得王明去了，都來報上元帥。元帥道：「原就不該趕他。」洪公公道：「王明倒不至緊，只是去了元帥的寶劍。」王爺道：「王明還有些妙處，決然拿不住他。」眾軍士道：「小的們看得仔細，分明是拿了他去。」道猶未了，王明走上帳前，說道：「你眾人還不曾看得□分仔細，你眾人還不曾看得□分分明。」這兩句話兒雖是說得輕，就把這些軍士嚇得魂不附體，魄不歸身。

王爺道：「我說王明還有些妙處。」元帥道：「你果是落下馬來麼？」王明道：「非干小的武藝不精，不能取勝；只因他手裡拿著一個甚麼寶貝，敲了一響，小的頂陽骨上就走了真魂，就掉下馬來。」元帥道：「既是掉下馬來，怎麼又不曾捉得去？」王明道：「不敢相瞞二位元帥老爺，小的身上也有一個寶貝，故此他捉小的不住。」元帥道：「你的寶貝也敲一下，也掉下他的魂，也教他落下馬來，卻不是好。」王明道：「各人的不同。小的寶貝只可防得自身，不能勾要他人落馬。」元帥道：「可恨這一班邪術，把我三員將官坑陷得在他國中，不知吉凶禍福，還是怎麼？」王明道：「小的明日還要出陣，和他廝殺。」元帥道：「你只聽見他敲得響，你就早早的抽身而回。」王明道：「稟過元帥，小的明日要他拿得去，才好就中取事，只是眾軍人敗陣而回，元帥老爺不要吃他驚嚇。」元帥道：「你也須要小心，不可誤事。」王明道：「不是小的誇口所說，料他黏一黏小的也不能夠。」

到了明日，圓眼帖木兒又來吆喝，王明道：「一客不犯二主。」飛身上馬而去。一聲炮響，南朝人馬一字兒排開。帖木兒看見門旗下還是昨日的王明，心中大怒，罵說道：「我把你這個賊，你是何邪術，敢來煽惑軍心？」王明道：「你那番狗奴，一團邪術，還敢開口說別人。」帖木兒更不答話，取出那個寶貝就敲。王明勒住了馬，憑他敲。敲了三下，王明又是衝下馬來。番兵來拿，又不見了個王明在哪裡。帖木兒說道：「這個賊多半不是人，是個甚麼精靈鬼怪。」竟自領兵回去。王明說道：「這等一個寶貝，敲三下，拿住我一個將官；敲三□下，卻不拿住我□員將官？敲三百下，卻不拿住我百員將官？寶船上去了一百員將官，哪裡還有來？趁我□年運，有病早來醫。我也趁著這個寶貝，跟他進城，看他是個甚麼動靜。好下手時須下手，得欺人處且欺人。」

卻說圓眼帖木兒回到教場裡，坐著牛皮帳中，吩咐大小番官說道：「南朝今番出一個鬼將，叫做王明，再也拿他不住。你們大小官員卻要謹守城池，盤詰奸細，怕他摸進城來，或有不測。你們另撥五□名軍士，到我府中看守我的寶貝。」眾人說道：「曉得了。」吩咐已畢，帖木兒回進府中。

帖木兒也只好這等仔細。哪曉得王明就跟定了在他身邊，一句句聽得明明白白，說道：「有了五□名軍士，就是我的路頭。」只見那五□名番兵都到總兵官府裡來，進頭門，王明也跟進頭門；進二門，王明也跟進二門；進第三門，王明也跟進第三門。到了寶藏庫前，卻有一個番官坐在那裡查瞧花名手本，把兩扇庫門關著一扇，掩著一扇，只捱得一個人進去。點一個，放一個；點兩個，放兩個。你捱我，我捱你，魚貫而入，沒有一個空兒進得身子。王明站著在側邊，眼睜睜沒奈何！一會兒，就點到四□八名上，王明心裡想道：「再點了這兩名，卻不枉費了這一番心！」可巧的天假良緣，人逢其巧。第四□九名番軍是個兒子替老子，年貌不同，番官和他剝嘴，不肯放他進去。捱了一會，卻不是個空缺，王明早已閃將進去。進到裡面，四下裡搜尋一番，不見個甚麼寶貝。只見那五□名番兵走將進來，周周圍圍看著一池子清水。

王明心上有些不明，到了定更時分，卻假裝一個番兵的聲嗓，歎一口氣說道：「這等一池的水，怎麼要個人來看它？」內中就有一個口快的說道：「這一池的水，終不然要你看它？」老爺的寶貝在裡頭。」王明卻曉得是個寶貝在水裡。雖然曉得是個寶貝，怎奈這五□名番兵眼也不眨，盹也不打，怎麼下得手哩！低頭一想，計上心來。又假裝一個番兵的聲嗓，說道：「一夜筵趕不得一夜眠，我們坐得這一夜過哩！」內中又有一個說道：「寶貝兒要緊，怕你坐不過麼？」王明又故意的說道：「我們眾人也好呆哩！五□名軍士分做兩班，二□五名看上半夜，二□五名看下半夜，豈不省些辛苦，兩利俱存。」內中就有一班要睡的番兵，都說道：「言之有理。我們分做兩班，那一班不要睡的，坐在池邊；那一班要睡的，就走到東邊房簷底下去，放倒頭就是一覺。」

王明說道：「中了我的機關。」看一看，只見二□五名都在南柯夢裡，他就平添中夜恨，頓起殺人心，把那二□五名睡著的番兵，一個一刀，就像砍瓜切菜一樣。王明道：「殺得我好快活也！」卻又來殺那二□五個坐的，只見那叫更的說道：「噫！這如今已是二更半了，你們睡的，好起來替我們也。」王明就充一個睡的，朦朦朧朧說道：「我們起來了，你們睡去罷。」那些人只說是這二□五名軍士起來了，都一個個的走到了西邊房簷底下去，放倒頭也是一覺。王明道：「斬草不除根，不如不動手。」看一看，只見這二□五名也是南柯夢裡，王明也是一個一刀，又結果了這二□五個。卻不乾淨了五□名看寶貝的番兵。

王明自由自在，掀過一池水來看著，只見水底下有一個池窖，池窖裡面卻有兩件寶貝。哪兩件寶貝？原來一件有三寸圍圓的一個鐘兒，一件有一尺圍圓的一個磬兒。王明拿起來，到燈光底下一看，只見一件寶貝上有一行字：鐘兒上鑿著「吸魂鐘」三個字，磬兒上鑿著「追魂磬」三個字。王明看了，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原來這兩件寶貝取了人的真魂，怎叫我南朝將官不受他生擒活捉！也罷，我明日拿他的寶貝，也還他一個席兒。」心裡又想道：「這西番的人最是奸巧。這兩件寶貝果是真的，便就好哩。萬一是個假的，又沒奈何，反惹得元帥見怪。也罷，哪裡去尋個人來試驗一試驗。」起眼又不見個人，漸漸的東方發白。王明走出庫門外來，只見庫門外又有一班外巡在哪裡。王明拿出寶貝來，敲了三敲，那一班外巡一個一轆碌都跌翻在地上。王明說道：「這個是真的了。」竟歸寶船上來。

元帥道：「王明，你昨日出馬，今日方回，這一夜在哪裡安身哩？」王明道：「元帥爺在上，是小的走進撒發國總兵官府裡面，找尋他的寶貝來。」元帥道：「可曾找尋著他的沒有？」王明道：「是小的找尋著了。」元帥道：「是個甚麼寶貝？」王明道：「原來他有兩件寶貝，一個叫做吸魂鐘，一個叫做追魂磬。敲了三下，就把人的真魂取將去了。怕你是甚麼潑天關的本領，搖地府的神通，也要掉下馬來。」元帥道：「怪不得那三員大將都吃了他虧。」馬公公又說道：「既是這等寶貝，不得贏他，不如回轉南京去罷，後來再作道理。」

王明道：「寶貝雖是厲害，卻被小的騙得他的來了？」二位元帥大喜，說道：「妙哉！妙哉！有此寶貝，又何愁於他！你拿出來，我們看一看。」王明拿出寶貝來。元帥老爺接著，都看了一看，都說道：「這等一件東西，怎麼這等厲害？」又問王明：「這兩件寶貝，怎麼敲哩？」王明道：「眼看著哪個，就敲著哪個。」馬公公道：「王明，你敲一個我們看。」王明也是弄鼻子的，就看著馬公公敲了三下。馬公公是個忠厚的，哪裡曉得把他試驗，不知不覺的掀了一跤。又好吃惱，又不好認真，爬將起來，說道：「二位元帥在上，好厲害寶貝哩！」元帥道：「王明，也是你費了這一場心機。你明日拿出陣去，擒下番將，見你的功勞。」

那番將看見殺了他五□名軍士，偷了他的寶貝，惱了一日，不曾出門。到了第二日，恨得牙齒咯叮咯叮的響，跑出陣來，高叫道：「王明，你這個賊！你殺了我五□名軍士還自可，你怎麼偷我的寶貝！你好好的頂在頭上，送來還我。你若說半個『不』字，我教你這些大小官軍，一個個都死在我這海裡。」王明稟過元帥，竟自出馬。又叮囑左右道：「你們多帶些鉤耙繩索來。」

卻說帖木兒看見王明，正是仇人相見，分外眼紅，高叫道：「你這個賊！你怎麼殺了我五□名軍士？你怎麼又偷了我的寶貝？你敢來生擒我麼？」王明再不開口，衣袖裡就溜出一個吸魂鐘來，敲上一下。一下還不曾響，帖木兒手裡把個扇子搖一搖，就把王明身邊的寶貝，一陣響風都招過去了。王明看見去了寶貝，只氣得眼睜睜的，不曉得怎麼個緣故？帖木兒得了自家寶貝，連敲三下，把王明又掀將下來，叫聲：「小卒綁了他！」卻又不見了形影。帖木兒雖然不曾拿得王明，卻得了寶貝，躍馬而去。王明心裡想道：「番官又不曾拿得，寶貝又去了，怎麼好回覆元帥老爺？也罷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！我不如跟他進城，看他招寶貝的又是個甚麼？待我趁機會兒結果了他，豈不為美！」連忙的一手拿了一塊隱身草，一手提了一口刀，跟定了番官回去。卻說番官到了府門，下了馬，卸了盔甲，敲了三下雲板，竟進內房裡面。王明早已跟到內房裡面。只見四個丫頭，一個夫人遠遠的迎接，接著問道：「連日廝殺，勝負如何？」帖木兒說道：「夫人，不好告訴你的。」夫人道：「勝敗兵家之常，怎麼不好告訴我的？」帖木兒道：「南朝出一個甚麼王明來，那個賊，盡有些厲害。」王明站在背後，只好笑哩！心裡想說：「這個番官真德懶，千賊萬賊的罵人哩！」夫人道：「怎麼一個王明厲害？」帖木兒道：「若論他本領，還不打緊些，只是一行掉下馬來，一行就尋他不著。」夫人道：「既是尋他不著，得放手時須放手罷。」帖木兒道：「他卻又不放我。」夫人道：「怎麼不放你？」帖木兒道：「他前日個晚上，摸進了我們的寶藏庫來，殺了我五□名軍士，偷了我的寶貝，並不曾有人看見。若不是我的寶貝兒多，今日我的性命，卻不送在此人之手？」夫人道：「偷了你甚麼寶貝？」帖木兒道：「偷了我吸魂鐘、追魂磬兩件寶貝。」夫人道：「你今日又是個甚麼寶貝招他回來？」帖木兒道：「是個寶母兒。」夫人道：「怎叫做個寶母兒。」帖木兒道：「凡是寶貝見了他，一招就來，故此叫做個寶母兒。」夫人道：「是個甚麼樣子？」帖木兒道：「就是一把扇兒。」王明站在背後，心裡想說：「原來是一把扇兒。這個不打緊，也好偷他的。」夫人道：「我每常見你這把扇兒，也只說是個尋常之扇，哪曉得有這許多的妙用。只是還有一件來。是哪一件？這等的寶貝不可造次，萬一有失，連那兩件寶貝也不能保，他日悔之，噬臍無及。」帖木兒道：「我也還不懼他。我還有一卷天書，還有些妙處，念動了那些真言，宣動了那些密咒，憑你寶貝在那裡，都要招將你的來！莫說只是我西牛賀洲，假饒就是東勝神州、南瞻部洲、北俱蘆洲，一霎時就都歸了我的手。」王明站在背後，吃了一驚，心裡洗：「這番官好厲害也！原來還有個甚麼天書。卻不曉得他的大書放在哪裡？就有隱身草，沒處會他的來。」只見夫人道：「相公，那天書放在哪裡？」帖木兒道：「放在小花園之內書房裡面。」夫人道：「那裡卻謹慎，這三件寶貝也送到那裡去罷。」帖木兒叫過小童們來，把這三件寶貝送到後面書房裡去。夫人道：「相公差矣！這等幾件寶貝豈可假手於人？我陪你自家送將進去罷。」帖木兒道：「多謝夫人厚愛。」

一個前，一個後，竟往後面書房裡跑。王明□分之喜，心裡想說是：「多得夫人領路。」悄悄跟定了他。只見左一彎，右一角；左一穿，右一抹，直到後面，卻是一個小小的書房兒。夫人道：「天書在哪裡？」帖木兒道：「就在這個朱紅匣兒裡面。」夫人道：「你開來看他一看，怕有甚麼疏虞。」帖木兒開了鎖，取出來看了一回。

王明也站在側邊，看了一回，只是不認得是甚麼字。帖木兒拿起天書，放上那三件寶貝。夫人道：「天書怎麼又不放在裡面？」帖木兒道：「王明那個賊，我恨入骨髓。我明日不用這三件寶貝，單把這個天書去拿他。故此不放在裡面。」夫人道：「天書只好招寶貝，終不然也會拿人哩。」帖木兒道：「夫人，你還有所不知，這天書我念動真言，諷動密咒，把一條捆妖繩望空一撇，莫說只是一個王明，就是□個王明，也走不脫半個。」

王明也在背後，心裡想說：「你這傷公道的，明日廝殺，今日苦苦的算計於我！你哪裡曉得我也算計你哩？」

帖木兒把個寶貝袖著。夫人安排酒來，對歌對酌，酒至半酣，卸了衣服，丟在一邊。吃一會酒，耍一路拳；吃一會酒，又舞一會刀；吃一會酒，又使一會槍。

王明看見他衣服丟在一邊，早已到袖兒裡面撈將來了，竟到寶船。元帥道：「你今日又跌下馬來，寶貝往哪裡去了？」王明道：「小人出馬，指望拿住個番官。哪曉得吸魂鐘兒還不曾敲得一下，那番官又有個甚麼寶母扇兒，拿在手裡招一招，就把那兩件寶貝都招去了！」元帥道：「可惜去了那兩件寶貝！」王明道：「小人不得已，卻又跟他進城，指望偷他的扇來。哪曉得他還有一本天書，念動他的真言，宣動他的密咒，那三件寶貝，一霎眼卻就在面前。」二位元帥又吃一驚，說道：「此等的一部書，怎麼得到他的手？」王明道：「元帥老爺寬懷，小的自有處置。」

畢竟不知是個甚麼處置，且聽下回分解